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

卷二

子嘉先生仁无大人閣下林生

履忱

未定

多書喜天直有子令掌書記藉資
閱歷異他時有處三慰

故人也西亭子自靈武數定後成行
世著春為寧州即移松西甯五
十存我新韻近多遂克大峽小峽

隘而餘匪督府城陞甘滋遙首後傾
心求撫見傷斬渠惡宥其好如所

圖遂合與少得數十百年之勢此固

漢唐以存志有之事也南州已廢城孤城且晚或有之事處能自涉中

患將泄後八載不愈上年相那管次
印不能騎馬劫候需杖骨脚支離

酸疼之結極為所以不印一乞身少受
國厚息而事未了又運可就緒之際若一放
自便此慮雖嗣事其才力十倍於我
一時無從著色而回之信自疑連
掩匪不向西北用兵以荒亂之後軍食

轉般勞費阻多，少胸之積欠已千之
六百多，未源涸而少款多，糧食性高
彫耗，世限即此一節已非生多可了，故
力疾肩任，不忍替歇耳，况幸國內之
真素而信，而表病日進，自當摺實入
告速覓替人，其求才於法，我十倍肯否。

心詢訪身中以開教望望此開教有年
六不枉也林生言

量此近不甚佳想為悵念

老兄身逾七十幸

善自珍攝以慰故人騰珍不多副已
詩書 若農政銀二可兩聊供不時之

需乞

物魔之近以華山碑止其差法及大

孝成宗三忠廟碑并呈

覽政有便乞時惠一言以慰我天均明
年春夏為志社之際耳此以

士有是為期左宗來去

卷七

別為息深末緣言西行

邁園老子哀怨逼人僕亦頓然

老夫年天女更惡緣未盡自

粵東解甲還閩後半載後

奉西征之

命見駐軍漢臯以需後軍之至計為
心有勾留歲暮懷人孤懷百結
望即日刺舟亦身一叙濶襟並

領

筆略想

先生其許我也延頸江干日數客
舟以俟會面不遠不復煩陳繼張
之懷書以誌脈月廿日愚弟左

宗棠拜上

子壽先生仁凡閣下

子壽仁先大人閣下
七娘舟次奉寄一緘乞
文後身漢臯一叙闊情並看

老態何似小除抵鄂廿八日入駐後湖橋口對

營延頸江干日盼

客棹之至迄不見到
我夢云何正初月小窗

到古林

惠寄前後兩緘所論西陲方畧白節毫不涉
而合有業經入

告女有見已施行者不勝欽服自古用兵塞上營

田之裕車儲車營以遺突騎方畧取勝氣撫五
施丁之之理壯侯初不見信於漢韓范終不見
用於宋是以千數百年富強之區化為榛莽茲

承彫并既盡之後慨然思所以挽之非信任之專

積漸之久所以致此中年五十又六去日已多揣

朝廷所以用之者不過責一時之效也身以不可多得

之歲月而求難以驟致之事功其有濟乎惟

日致之以發其緒博求俊傑以要其成此公區區

愚忱所不敢自輝也

老元儻亦以為然耶
聽逆披猖患在心腹僧
邱歿後未受大創
鄂秦均作敗局
此事僅
携部卒三千步隊
以外並與驍兵
兩擬以制賊
者均未就緒
未敢倉卒即戎

簡書有嚴密以追責
蓋不待到金城而始
三疏要君
矣謝惟伯秦人而實
楚產上年曾疏請入
幕聞

十月丙巳入秦抵陝後嘗可就見霞仙已奉

旨罷斥中疏請仍任秦事未知能進

俞允否鄔太愚無實用但工作壯修霞仙保擢知府
或在秦軍中稍樹聲績必亦可知俟入秦後察
之所以言此實止于弟弟

連陞一叙幸勿我吝此以

大弟

甲午十九日志弟左宗棠

前書之說未奉

後示今表又以一書奉送甫以費遞恐

枉

惠誠所言西事無一不與所表符合其從

陳奏施行其什居六七自說所見略同急盼

文從來營通一商權座中無雜選之實

不猶耳序也此近

實於不盡盼待之至
至常左宗棠年

十九日巳刻

不事老長夫人園中今歲忠感壯抵買身過此意
老兄或在下柱堂或在荆南書院及昭西碑為悵
然盡于善言似與

老兄今茲辭荆南舊席主講並有滿擬圖一良觀以
慰七年潤燥而老不少得也想

須髮白矣猶勤著述否耶力今近五十體稍肥而精
神大減頻年心事計

先時有所聞此決壯行蓋已四度距成成都門之極已

廿三年夫冒于道之危為運退之計 良非得已而不可
也至御見者多謚之三年內或為之久以非所知 滌冰
在沁之勝不為十之之捷似團狗旋寒矣 希菴對白向
可到郭中必運其入軍 曾卓留羅澹翁均言 浙事甚
難措手 滌冰兩身又出之為世局日報 曾危誰託
結鄰之約 然其後實為

書其書之而茅菴耳 書此為多不語

書不刊 壬子年宗東 月 二月三日 丹中

子壽仁足友闕下前得

白書以嘉亦有管

將謂甚玉塊不敢當粵寇披

猖十七載自古流寇之禍黃巢

以後此為第一；按閩之張李為不

如此之烈也揆其釀亂之由披猖
之如也人亦不覺文法太煩而者
以致之人亦不覺由文法之煩耳
其中身劣文法束縛不知盡其
長其不中其藉文法自便之選

其短者自束髮以來即聞河長
者矣咸其年間首款兵事慨
然思所以拯之幸府主張躬唯言
是能得稍見施行同治之初建節
旌闕孝令境還之

朝廷猶初志也中間於胡文忠
曾侯相亦有所獻替大約在用人
一事尤兢之焉國於天地必有與
立乃人其昌其人其亡至聖賢無以易
此惟人各有知有不解與考志道

合而議通亦不必一技以舍已從合
夫因射器使兩者貴焉合髮逆
之局雖久而捨回甚熾息人且
窺伺其苟不可謂無事所謂幹
國之中幾人家事是以念茲心悔

世富拉洋吏之僧類止其所誘
飭所司察看泚中守令多佳於
中丞方物均知得人若急必不屈抑
庚午惟趨羣軼備之選完不
多觀以

閣下夙負人倫之鑒當拔其尤
者時亦以見示乃厥鄙恢耳

手此奉俞惟

道履多吉為慰為以

月十四日吳弟左宗弟來在

壽翁仁兄大人閣下
蓮翁來由談次敬

知近狀平善惟

老態漸增不復如昔時
源江晚歲輝

火連年力亦衰
白齒搖日况
老兄也幸

善自愛
伏賊平
卒踏踏鄰
青嶂之約

耳黃梅
廣澤頻得
好仗
詠老力托

黃州近洛督兵外出李迪元之弟耆庵
太守自瑞率勁卒千七百未黃咏軍甚壯
北岸官之曲盡石逆似有磨化乃搗之
意去金陵官軍已克句容大局為好惟
江西事勢愈難瑞城在昨十二夜克
後而時衡刺史走以中殿殞命功成身

後少為痛惜此君忠勇性生其法軍
嚴整有法一時無其匹也

所言鄔石友果是美事已致之吳翔
岡許矣吳故巾幗布衣年少中得
中丞令其練勇千二百人為一軍將未
必得其力天下紛之日處英傑翩翩未

止以終

席堂之憂而拯生民之厄乎 援江援豎援
粵之卑類有吉侈然軍食日之其

日以支是為難擇將尤不易能擇將
則物之易為善者矣多與少以

若者不可不長宗宗有也

壽翁老乞友閣下教

子書久不及復常亮我忙也石道大創以
子翻後南楊廷為韋賊所屠五噓之端用
矣惜武漢未得江西大局糜爛多劫是此機
會一与掃除且章門饑竭兵疲八郡無一瓦
後尤為多慮吾鄉四面受敵環兵列成
烽火相望心力已竭去路方艱未卜作日了

局惟索直幹士不計其它耳

未書屬有譽詞非所敢承天下事且以
天下之心為之不敢自為前卻所幸
中丞方伯以下不疑其有它得以知有為舒
也 仁先自江西歸 意城嘗得會修諸

為如故

老兄近在荆南得佳士否天直秀才死後

必已為作佳傳，日不錄，以見示多，每思立
甫輒泣然也。數年以來，知之之赴，虐蝕
者三十餘人，往返書牘，以一巨篋存之。
其中時議論兵事之作，它日當稍為
排次，以存其人。立甫諸信，惟存金匱、蓮
馬鞍山、檄、檄也。墨瀟、福、鮮人，已千古。
勝痛哭，追日吾鄉。有一華士，輒為死事。

巨公作文字多失實際異日國史或
採摭及之難以傳信與此手續庶可為
證耳 考札均字亦亦亦亦亦亦亦
意晚歲滄江心無自况惟
寬懷自慰為幸

九月三十日愚弟宗棠有

子壽允大人閣下新堤委弁持

尊檄至具志一切蘄州曹河之濱則咏
公早已函知矣咏公克武昌後即麾諸軍
赴潯陽兩岸武漢蘄黃乃無一兵上幸之
間及今正第已數陳其不可而局勢既如
彼咏公亦無自善之榮則姑莫孤注之僥倖
已耳其實潯陽雖長江要旅完實非江鄂內

虜江西七郡未復安徽郡縣多淪於賊官軍
水陸馬步均注於潯肩背車寒處皆
有瑕可誦較之五年春開局勢尤不相同乎蘄州
既作敗局黃梅小池之師自應星馳由羅田回
援在彼孤寡下游餉道既阻兵力又單不如早為
之所在此銳氣新挫軍心不固又不綴賊之後以
相牽制則無窮併力一向以重上流之勢也已飛

致咏公速為區處矣王璞山荆吉安援賊直抵
甯都自月之間六獲大捷斃賊近二萬劉
峙衡擢兵瑞州城下尚稽克復而咏公均調之此
閒得蕪事之詳亦即飛札調璞山援鄂但慮道
里備阻溽暑適孤未敢速達而前得璞山書
言轉戰數百里軍士之患瘧痢者已數百人此
車合計三千除傷病者不滿二千之數必須以勁勇

補之始可獨當一面吾鄉援江之師一萬六千援粵
西之師三千援黔之師亦三千餘每月餉銀十數萬
計捐輸早竭專恃釐金而黔粵道梗商旅不通
兩望^者岳州安鄉兩局耳鄂之官吏既設新關以籠
湘之木稅復藉官運以奪湘之鹽釐日夕思為困
湘之業久矣吾齒也忤於脣脣偏忌乎齒謂之何
其今璞山一軍之餼固設矣岳州兩軍之食亦匱矣

但從其東來而不計其能來與否亦不計其未之能
速與否此亦豈可如何者也

來書謂曾公倘能率精兵數千數日內便沂江直下赴
援黃州楚事猶有轉機此固計之上也但曾公前請
終為

優旨不許昨初六日聞有復請終為之說奏未知

聖意之何且曾公戴星而歸既謝兵事部曲之舊者盡臣
江西未嘗有素具之卒也即有素具之卒數千一呼

即集願安得哨長百長營官幫辦將領之色俱
備乎甲仗稜糧從何取辦乎

閣下殆亦未之思耳曾公以終制故与弟議論不合不通
音向者兩月餘矣其能否非弟所知但以情勢揣之而
知其必不能也以愚臆料之黃州地勢完固潰卒新
輯要必可守且夏秋之間江湖盛漲非步戰之利我之
師艦足以制賊有餘野戰則馬隊為賊所畏必不

敢逞略公中智而兼膽量又能和諧將士而善用之

附五年者問而也

今抵黃州賊必不敢有所侵軼旬月之後湘軍必有

必能大舉而後未得而稍待也

大舉東下者於是潰卒之氣漸壯教捷之後決可

復還舊觀鄂中諸君於倉卒聞敗之時舉止

失措驚禽惡弦本無足異亦由其審量不精

故耳願與一二明者言之鄂之與湘無吟域可分

湘之長吏又以不分吟域著稱者機執有如在必

赴湘中野不稍愛其力想
執事必能信之等、即後不宣

柳莊居士頓首

六月十五

適好信向得 呼公書 初十日亥刻黃州寄書
州西守狀真解人也 又及 言黃

子壽先生大人闕下春間舍甥靖王生趨謁

尊所歸以藉志

道履安勝無任忻慰即蒙

覆楫備道人事一切白膏面語之盡

惠答六章及增刻別錄諸新稿捧持滿手讀
之彌日不能已不禁歎息而稱曰盛哉先生之志其

過杜陵乎痛哉 先生之文其類遺山乎 先生前
日立朝官位所處與杜陵遺山大畧同也其才力又
同也而今日事勢雖不一如遺山之時而已甚不及
乎杜陵之時也然則 先生之志之感過於杜陵
而文之痛類於遺山不亦宜乎以今之世豈可以無
杜陵遺山之詩然非 先生莫之為也頃者天下之

故視今春以前忽又大變矣以順治康熙兩朝

初年之局而見於今之時天其有去乎無去乎
不知先生之憂益如何而詩又如何也遺山詩有
云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忠玉之言
亦極其所至志而已先生之於詩學既深且博非淺
人所能盡窺大抵以為富於才而神於法玉於氣

勢盈溢橫行直出不可抑遏以成其一家之言則其志之為也所謂詩之本在言志者此也敏樹畧亦喜學者詩經亂以來凡有所述不過身家所遭遇之况与耳目所接而甚不能忍者其他蓋未之及所以然者以其身為窮老之儒於世本無所預不期為情實不玉之言竊以為此亦鄙人之志所存者近歲稍暇習於經生之說詩文日以益疎或終歲才一二

作昨有九日湖堂一詩聊報呈以見大意先生以
謂其言可然與否耶 卒伏處鄉村不能教入城
市聞尚世故知識人物今南省中丞毛公以吾楚
軍忠義死戰之蹟十年以來未有哀集現於會城設
局而以書請及敏樹令與郭筠軒羅研生兩君共看
條此事乃吾輩稍解文字者所宜為不可以辭而他

時當為 國史所采摭殊非容易 先生詩既當一
時之史所著於傳誌之文或他筆錄必尚多有些
垂寄付並懇

示以為書體例所宜實為厚幸 蜀中寇事閏近
日較前頗好然未能竟靜往曾見軍報中有帶
兵官唐姓者追賊甚力竊去其為鄂生果然乃是
也此君氣力過人容狀亦副之 先生期以筆城武不難

丞文采當更加耳 敝縣杜君仲丹年家子也縣中
後輩無与比者然累貧病奈何王生蒙以傳約貴族孫
推郵之愛為之覓地而彼又不遭值重蒙改託乃得
就事敏樹實預有感激佩焉茲託令附此為 先生此
冬有暇竟結一作長沙之遊得与晨夕之數尤至願
也草率不莊即頌

大安不一

愚小弟吳敏樹書

十月朔日

子壽先生大人閣下戊辰秋杪停舟晚歛之後
遂復望隔水雲中聞

先生桐杖居廬之戚吊唁罔然近又傳有

西河之痛誰知

高齡奇健竊慮憂能傷人惟

雅懷超曠定異恆情頃從李補堂方伯所得
知北省初開通志一局當事敦請

主持文章著作正可為揮遣之藉想

道躬安勝在帝 玉堂上禧南湘志事已辦理數年
其間竟無肯獨任之人而各州縣增修之書月有催
促至今交到無幾且為善化地附會垣近日方有興
事況在偏遠何時得以集成至局中核繕多人
率多袖手糜食此由起手過亟之故北省事體
條理從容當不至此而又得

先生任摠其成他日

巨編鴻美它非南中所及欽樹東遊歸後抱病連

年久却回聘本年以刊刻邑乘就工省下在事法
公強復牽入且令續輯者舊詩編現在刻鈔卷續
積業盈箱閱讀之下大甚迷悶

先生當何以教之長沙余平舉秀才故星堂觀
察之孫早歲喜學家故多書能畫披其帙契知
其撰著本末與人言疊之不休又時取其間簡便益
人而世少傳本者以活字印行之日常有事於書
家益窘落俯仰無資前曾預此間修校以不合去

益困抑無聊他事又非所習莫為藉手

先生宏獎人倫海內風慕余君尤願得執鞭故
敢以介之

門下計當有以厚之拙著詩文前年已妄付剞
氏遲未呈

教此際未携行篋暫將史評及小詞二種附申
莞覽敬候

尊安不一

愚小弟吳敏樹頓首

十月
初十日

子壽仁兄大人閣下久別無任思念 芝房

侍講至藉志

道履佳絕撰述彌富為慰為頌

大著可當詩史日下能詩者讀之無

不歎異自來詩歌與時盛衰竊

謂天下事勢以文字卜之似有符

機不獨

老輩典型即一二後生晚出或時紀耳

六英、無衰颯氣今江南垂克瓜

鏗大捷此言殆驗邪拙刻付呈中

有荆南別後在爾之作藉此求

正氣壯如常是是迷惟

為道珍重即頌新正吉事朱倚

嘉平十二日

子壽仁兄夫人閣下自去秋兩通訊後遂闕音問至今不
聞鯉浪如此稽天而

君里尤為逋逃凋數

予者辱不克轉徙何地

堂上為吾甚震驚否 林君天直以衝鋒陷陣而殞

向之不勝痛疚似伯仁若由我而死但豹死留皮亦復

何憾才翁奮然出山竟踐妖夢 弟為進祭以文

又疊致書鄂生詢其家事均未得報聞鄂生曾毀

信的否附上近討一本第亥歲標賊之類末悉吳於斯不
不贅述尚武傑亦來竟去一賊迹為鬼為賊甚不
則為聖以所得賊信

示我也年來

自奉以為仍舊否亦此布朕伏惟

示回不宣

魚第揭新珍之文

乙卯十月
十五日

子新先生夫人閣下鄢友石到嘗獲誦

惠書三讀之以海内存知己為幸承

策勵諄至益自奮興惟恨合肥之川未能依世

台教而中止耳是時以孤軍缺餉久物于外非可

自主必須會商中丞使得以縱橫全綱力清皖北

詎福公去志已決而鄙人又昧于時勢勉作替人

今日代之受過固幸且足辯而由此名日益清漆生

日益輕尚堪任天下事於况餉需之撥前以

聖訓煌煌尚且置之不理今各省惺惺閉籬之私

帥存自奉之見豈敢為吾君計哉裁去勇丁

四千並去遺費留勇丁一千原名為少若與校

法軍今在唐城尚亦易去功而重又有李迪帥

三月之變迪帥下首傳聞異辭日夜進物去

天意何如倘此心有失則南天砥柱誰倚地保

去年羅自念受

國厚恩分應拍糜固扣塵垣之極補敢昭四利自國
朝廷鉅典何敢悻々自懷者紐裏而性終々而忠者
思况於帥翁公明恕寬平主持公道其所以慰藉
而勉勵之者至厚至周尤何敢以報隆退避而敢軍
一旅南西北數百里樹要之區倘上言少策則兵不能保
命且能行困憊望聊終亦名步所止友石才大誠

起氣力雄毅實有大過人處非邀遊遊二事向此比

一西傾心如蒼蠅相後集相急欲脫穎以試其材此方

困於僕隸莫伸其志故又不能遽用其長友石

名者君之小能用其所長也暫收辭去君則以

徐之姑待挽留之而友石之侯氣熱腸有投間置

散危衣終日不安而名不甘身拊髀英雄洵非蕩蕩

孰有所可擬也君既自傷豈肯不能用生而長

又不便以強其志因暫聽之歸然吾之序定僕出自
高賢白馬來賓允稱佳士存蓋心藏以爲之永矣
弗讓遇合之期當在轉移之念想

先生亦諒我兩人之心名迹不以爲慢賢爲器不以友不
輕生爲非也目友石到是日以後所陳數事皆能
切指吾君之弊而條畫亦合權宜從之輒致窮
以爲數年以來未有此來達明道之良友可爲入幕

三賓決疑畫策將校是乎類而名不目觀此軍
之疲敝非可僅以空言持安也願以激百人自效為
將之倡其氣甚堅其志甚壯而主為按時自計
餉精多兵不覺先餒于中 湘南募勇百方之行也
定中止友存又宿計者可呼助之虞擬先世以
集未伍而未不煩遽為供頓果尔則生力之
兵及將以試自足為儒將揚眉道材吐氣但且

在人亦不可必已。可約之保，有成算，而募勇勤旅，前
來共圖江北事也。且存擬就此間措勇百人，至其
教，俾且以奉命。肥壽，春國，侯之鄉，兵助官，兵勤
賊友，在靈百人，不足自成。一浮，抽撥之勇，占就地，凡募
皆必不力，鄉無能守，未及能，戮力，辭此任，辱思之，念誅
不可恃，用未敢以相強也。友在，去約以復，來此與，爲
志同，道合，相喻於，無言，相忘以形，速諒，不我欺，也而。

之夙夜悚歎以不獲事

先生為恨目前所處之境至危至急又有派

先生莫可轉移者於友石之去而逸其代陳惴惴
以勸

先生之行蓋實有所不得已而莫可明言之隱也

生世一身矣以仕廢學於道無聞凡講身信有教
上之送在之負慚疑天性稍之進正而於心稚氣

傲慢之習終莫由自改惟一生所恃自信者不敢有
利己之心不敢有負人之事是非邪正以公論名以無
然此則兢以自矢誣夙夜考終遇事多踈畧而與
人多齟齬此則涉世寡閱歷少成算志性之過也
年入晚以素奴悚生惕念責任重大非可以矜心稚氣
勉强行之者必得當世賢明直諒譽望交孚其
傾心奉教以匡救其失其謀慮弗及之處咸得就

曰通人時聞緒論庶幾識見日括不致遂非恬適白
首無年耳而適數交游之如

先生之善氣滿寰冲和而篤實左而詔行不踰
方言不失正仕多急進貞不遠人者先生有焉少詢地
為君之師範矣軍事諒求務甚次也或諄曰
先生而師之軍容必振時勢可回蓋嘗於樞言中見
先生遠識宏謨非務誇空言不可見世實事也王雲

於詩集中見

先生之愛君憂國也天而憫人也又嘗於衆議軍見
先生之規畫井胸有十萬甲兵也至於言論丰采與
人交際不為詭隨則傲之謬則又信服

先生溫良恭儉今世之真君子也是以皇上之勸駕以
塵不反為寬及聞

太夫人春秋高矣恐德裾之短也所以砥傳聞之念休

考里之能篤徒以至存之故敢以相施乎於強然今
國事日棘至存又被譴在疾倘

先生不出而國吾君則至存之器益深而大為益故
至存何人敢謂有凶大局非特以躬膺戒寄負器以
至悔心益篤誠懼不聞至道幸以收效業榆倘進德
惟去之間用其精昧加之切磋至所謂痼疾弗除其
咸與刷治而落盤崖材咸憑月旦筆勢華星沙

克克始饋其為益大而且多意存則一切政事兼而

聽之身親我陣接檣鼓以振志校行列以嚴軍政

有不能當清江以北者乎此其履之之忱非偽慕為

賢之名而將有造于貌躬之實在為心昭矣矣

言堂夫士有相知千里而莫達于心者有相面一堂

而面交弗屬其誨而可以一言之契以遇合之必

去友石吾友也至此而後言矣

先生吾師也。臣而惠然肯來乎。然竊謂事無成局道在則終年不可無吾夫子之時中也。假令友石以不合而生去獨行其志亦所敢強而

先生以隆其誨惻於其困窮尚肯赴東山之駕濟南國之報况友石之否也。豈其羣之不能用其長吾者亦自知不能遂用在長非忘不能用也。時為之也是以既言矣而復有是言後來之約且友石之推服

先生而知吾君也切於外人之例也友石則謂

先生如來則吾君之事亦大有為而友石亦必得盡其用是以願以請

先生之才為己任吾君亦知

先生之悲天而憫人也名以吾君之既已被放之吾有為而遂忘情於康濟也是以以代述詩悃勸

先生之駕重友石也蓋吾君安之時事聞先生已歲又下石

去過論其失而弗諒其心甚且掩其孤軍血戰而
加以逆道之名此所謂如加之罪何患其辭在天下之人
以耳為目動緣成敗以論英雄豈復有所袒庇於其
間外古者觀過臣以主所為主

先生於有牧象傷之時獨有濟困扶危之意似
大賢以自重已於羣有光況的需共患之際上至
之術呼助去人羣自念八年戈行世未糜費的

常所帶并多能曰廿廿七等漢陽等能人每月

未及對好之的今各院境更節日只自可全同

一殺賊出力而公必見位于人私不見助于友未出完

以自事致來阻抑抑志所謂坎輾怕硬者聊

先生倘可由部了過陳之南道每月為之撥餉

弟查合之的餉弟查共得二萬餘即以此奉表

六千之眾於轉防堵大局均有裨益一言在耳以取

明公友不至以之時不免為拘囚者所疑有馬謖大言
之謂然之震其過矣君不敢以為定評也其切未及
之言已極其而為代達不及為類也此敬頌
道安之教弟李廷存于年

子翁先生大人闕下李壽白堂接奉

泣示既感

覆我之誨以見

孝行之篤細詢李化翁生

太夫人以志行有威容數年來未能將母

今春得於省寓甚歡廿日臨別揮送景頽憶

憶日私思之如送刺肝腸取不仰辭

至誠強詞勸學且委

及考築許躬之法非托以見棄迴環三以亦禁歛
歛難已怪且

其命成切物生更躬不得不權詞以入
告已將道

旨教迫因母老多疾及已病未愈難以即事常
理情形殊在相若

聖人鑒久但如賢不諱知

閣下之第無此諱責之子如都姑疎隨之今當此一

而之實實覺日夜滋懼以債事而辱

國曰義不忠迫不得錫履以圖素多功利夸
詐之心而所處窘枯之極臥藉詞求過於心未安
日呼報於人而莫之應乃行乞於姻黨之家徒遭
白眼是以終以債事而辱

國也惟是

高材偉識之君子大夫已所不逮兵河以生名何以
足信何以言之皆有以諮詢而美備之行軍以撤要

为先生呼吸在文律而我安全则在持著亦谓先
为安全以文律则所向出意事害以举全军
以耻

招麾得詔故亦说以借雪国殊大为持精熟而以

曰年

皆说游程名

先生计有于幕中策弗躍与横戈与说勇士
致力於陣前所语世多言孔子不尚在弟子之列也
先生之是师而说师亦合以

太夫人之^高事不便志与思也固自是

孝且不隱之宜尔好今日之事

君事也天下之事也舉以自任者就夸也分所宜也

閣下觀人於微也生君之為人則更求

綜君身世而計之諒其多功利之心而覺忍於退為

全身之名之計如可婉言以安

太夫人之心即而教之上也即不然而舉全皖之

形勢與夫今日一切宜忌之端指教多隱

所知謀勇也其在行處正嚴操之士進以相示

俾得延攬無遺而于中抑亦更有所請者
亦自以年少未學見之不若形空言過而多然
惜修至不至信有

不棄其道道事切實教戒並導振其所素及
俟得自勉則更居日夜禱祀而求其存於位
史未能從濡服習以在軍中一日事一編而過
不敢垂此事昨在京師鳩編柏十三經漢宋注
疏中備甚為善本惟未窺全史既覺其

卷帙浩繁又未見有法去姓氏表及五刑志
等而皆取記傳及精華之文字者有也

先生有丈夫者為一吾或將全史中徑過

生平批點且黃之末分次字亦小子得讀在

而不知先生史記漢書侯平業後字亦一也而更求

更其採如可為置兩麓並字亦下堂也亦多傳未經

批點則祈將賞識風讀之冊字賜一部也

大著概之示我後人開斥茅塞為幸

蓋有於學尚一途不思自度而又未以所師故

先生之卒教之也

先照素公墓誌承宗

大義慨為援筆著述孤竊感生感且而新如

皇朝時即祈室而下并布將銘石入土如何

放款式一二字矣知是所切感者自六月十日

收後霍山又坐待四十餘日此四十餘日中每月的

三、休、息、未、三、斗、七、首、廿、の、禱、者、到、的、六、子、廿、五、日

印、結、勒、進、攻、廿、六、克、吉、山、廿、九、克、蘇、家、輝、即、分、兩

改按學名高城の十里市月初の五日該逆以舒相正
陽援賊數乘人各攻我營古山因乘言不敵而退敵
宗坪園寺旬日斃賊二名餘而賊更於十二日繞出營後
營中乏糧無水而亦不潰賊亦遂退今幸獲者
又解餉一乘五名乃免也

台按得舟第旬日之醫郎及米僕軍械餘衣搯等
各需已生數千補發帑費三石餘計每石仍只
十日之料此十日以後則又未知日以存活也 再以一

軍當六島為美^或數且為楚豫西界之中如此軍不圍
雖切中懸結於下而賊可の楚^楚緩走為結於上游而
賊可の豫是為緊要而皖不能取楚不能取獨
豫接之廣得毋困之而未有長恃因亦已復據
實在法

為播川的而由荆南轉運亦向可借鹽課以濟眉
急其情形一幸款飾未肯能通
鑑久也獨惜費成望控不便指撥外的雖重以

備音而未必能送耳是以弟每中夜思之時勢未定
不可為日子亦分所當參况

聖明在上之無不曲伸之下情亦何憚而不為獨是
人心未平大吏多挾其水火畛域之見不相濟而有
以相軋雖勉強去弊終恐決裂以貽笑當世且要
艱危時當困苦而取者所成沙如自退而不讓
國家沈而思之於理不身而情弗忠雖極困苦而
謁尋力存吾心况多功利之心頃知仁義之極如

以道為自計則可而臣子之道則不然矣是以
聖持此心改而里之若因循特就以從國事則道
無益進亦無教則其莫若條議當世之切也利弊以
乞獻替之請蓋為

君死不明而且其欺蔽若一、揭謬、乘、奏、使

皇上之然於致札之由而毅然于致治之本凡
所以救正綱維他或敢指擗者一、方、行、也、至、不、更、矣
于一路之我外是以自告師以來另一冊日疏料

操轡上之惟因我事徑德草缺不乞以遠在撻

先生存性可以就也商量請

教今宜谷白駒當魚石善如蒙

俯雀其魚為推燥陳時事請速正人心法端在以挽

樞輿一疏不妨剴切直陳寧以委宛辱禁以月

許國即弟想無好發以為得速

耻納不意特行也且不取估直名亦公為希

知遇此後事如棘手亦可磨身而過子理得心安

之舉此臣之誨所不得不遠決

左右者惟

先生知我愛我憂

國以誨而者人以法苟必不惜精疎畢慮而為之

控刀也君之意以物不得平則有例不步是以聖

人重擊矩之道今者賊氛肆害民困未甦爵賞濫

于朝不平也虞喪踐於下不平也實了不知知了不安

互相容隱修止讓五季之禍而有所然錄國

之末氣節——之士接踵而如林也。五印以此意

立論伏乞

才到傳

太夫人怡然安適為幸

俯望宏諾以全小子之名伏祈

大賢以自重者外歛是歛素此致

全安即惟

教

教弟李孟為執首 有友

子奇先生比鄰大人執事自前歲冬抄軍次荆沙
獲遂瞻

韓之願抒向慕之忱仰蒙

不棄鄙愚引為忘年之契

鴻章藻飾價倍登龍別後于澤陽軍中載奉
賜書情文並執手出

大君子愛我良厚鷄蟀也更未能以尺書叩

起居此敢忘也先慈肅公銘誌已蒙

先生久撰高文乃軍冗鮮暇又恐草率為之不能徹
實道因循至今未能早輯行狀幸塵

清覽既獲器于幽靈懼見擯于

賢哲遂不敢以尋常酬應之辭辱讀

聰敏以有待也原藁有半而中掇首畢數日之力勉
成大畧乞為責送

左端仰惟

先生謀念先公忠節之誠同察小子因循之咎

銘誌其要以光泉壤而垂世範於無窮則不孝世之子

孫所感矣於弗諉者也數年來不敢輕以乞人亦念
當代文行醇茂與先公足以相發揚共無出

先生之右臣之誠諒迺

俯鑒通其楚甸清平兩暢時若嘉禾遠生逾惟

先生道與時表

著作等身足以提倡荆楚之文雅大邦矣遙望
鱣書安如結渴至存自主漢再後因法軍具
熾示以人多功追而就職將俟全部留清請

復英親以畢大事自問於出處之間當知審度不
意相與飢饉霍去英大之間和德後臨院事大壞窮
兒江北一隅陸終與金局相問以其外控金陵內蕃
敵輔長江之險與金淮之利害於是乎在況至為家本
中州拉壞院院棄梓所問更有不察想置者因
中丞福公東調援兵慨然請以一旅自效持板之日恰
江北一隅國晨夕把玩冀得其樞亦可以見志者方
是時都護孫公勅賊於三河矣京東表表公勅賊于受

州有將僅二千五百人敢進由英霍六步收諸州縣
而進令謀軍金及括羅田而賊乞分和於境撤兵臣
勅韋克英山而賊復嘯聚於張家坊其地屬蕪州而南皖
部之衝是為前於武澤克復後為上考力陳其險要宜守
設防兵不果行嗣請以羅田彭澤黃岡蕪湖等處是後
以合練克英山保以告府而令其率勇堵擊是為自
注羅田擊霍山後則之賊再復撤兵助彭進勅兵力
學為乃增兵四千而請步餉於

朔極奇

聖明倂察饒鄂皖西省以每月之案為率源上轉
濟而皖道不通鄂以兵居都封牯少許塞其求而
已五月初間又有大賊三起自霍來犯常但感之現兵
勢進趨霍六以道的道兵強悍募將出精銳三屯
固下起而應之北數千人尚可肅清西北一路至為奇
聖恩擢任皖藩江北之事更無旁貸大約抵廬
按印為需時日甚為并擬六安安克後後請假一月回

稽英親披受相罪百餘里無碍軍事尚蒙
聖明鑒免也頃有不情之舉蓋存未先函育不
遽為推轂者因區區執鞭之慕藏寫於心去三年
矣而又仰俸

蓋臣之衷諒不以此艱時遂甘肥遯且君運極
此有大賢人提挈忠義則彼靡多已有為世道
人心計相需甚殷故不敢待詔還勸奪而先以
上聞也伏惟

先生道義集經文章名世松柏而歲寒不凋風
雨而鸚鵡鳴石已出其緒論足以櫟括時流寧可以詠
歌謁然出乎溫厚以視杜少陵每飯思君陶宏
景山中下相方之古人又何必讓古者江淮陸沈
伏莽蟄動言為猥以捕率之材而膺鉅錫之任
非由自深身鍊時形每取依附名流開拓淺
見型其仁讓宏我謨然而然下斯世同調其人
先生才大而示矜學博而不伐嗜善如飲食決

疑如龜筮洵是凶祗柱中流挽回氣運借以
大君有疆場之事以無城府之衷可共馳驅以
匡不逮俾諸將收事

指揮以文效其忠勇之誠揮扇而旌旗振色
而雷雨騰聲定能以

總鈴之祕建帷幄之効倘得

鑿茲惴素謂縹衣之好出乎誠來帛之貴將共致

起東山之想以修北面之儀以

陶母在堂春暉寸草之心不忍遠游異地致缺問
安視饗之儀然荆渚燕安之日城野無幾也

太夫人慈躬康健怡然有園樂之樂但使游
必有方所耐倚闥之望况積勩惟愜非從事
于公之比重以

君命諒不獲辭敬遣并化肅賚白金二百為
太夫人壽并晚莊觀察以時存問並致

約李之需

先生知愛者恒當必查其真誠惠然命駕使行
匆未及湊觀謹誌

崇安陸性

真登一信探得

少旌亦遠再當執鞭道左教道

前麾郵程送遞驛館相屬均令掃除以待渺

渺江漢實勞我心盛暑性
裁塗珍攝千萬不宣

愚弟李孟存頓首謹上

附咨文二件

先公行述一卷

援皖檄一件

子壽先生大人史席方生身貴到

惠函於繁華糾紛之際滌穢三復如挹

清風知

大君子喜我之真不以疆域限也感甚盛甚辰想
侍奉舅福

請帳凝禧定如鄙頌至禱自喜捧板援席且作
江淮交壤之區久為賊窟如得攬轡陰清杜逆擒之
勾結未嘗死大局之一助且梓鄉伊迹亦可藉以證安是

以不辭險阻冒暑孤征乃美霍肅清之後餉匱兵
疲我至決裂幕底又有固始被圍之聲先其所急不
能不移軍弛救幸於兩旬之內斬叛奔劉為義等以
斷其交通之術復遣勇將入城協守遂得移營進逼
至解城圍而老母已受賊之恐七十餘日俄困不堪矣不孝
之罪何窮以解是時賊勢之敗不難直搗州城乃商
固之交通有大運侯國內犯豫者多一防兵又不能不力
加糧密及賊抄而布而事之兵已糧的交供多計可

支矣其時總帥方將進取六安以可不竭力助之液屬饑
軍從西布分道并進幸托

庇於十首悉賊撲北豈之便得以繫克城也至時南方
以贖貸軍糧在途妨運未親與共役也已據實馳報
名如固始解圍歸功據帥而閱北堂奏報則累去
一字遂及此固豈足恠其第是日北堂失陷知軍於入
城後復分馳援勦解其坐營之圍而賊逼正陽之後迫
兵僅我而學張饒此學則屬有挫矣以被賊復擄

誰曰之形攻臨懷遠直撲臨淮北奄之夏方大矣高
以東氣西夷累疏調此廣州又不便于留六辦事而
自去至今并無餉到僅恃米糧升勺度餓卒之命七又
派勅舒城亦仍前之支供也廣州兵將坐擁無事盈久已
不脛調遣者到唐後沈憲被軍難制董其我勇效尤
種之不便且紆量被玩歲同化外官兵分踞要津而
的源之路塞州縣私征厘稅而正供之例廢豪猾奸

紳勸畱民業而元氣日傷以一晚而諸邑人分任之
九羊十牧如之何其整頓聊沈的需告產而兵有方
般智力精神日不暇給至岸自古冬素腿疾日劇也則
心宜日枯徹夜不眠於黎明昏瞶呻吟百為罔效月念
年甫日強以至遂甘廢棄然以踈拙寬泛之才而當衝
大繁難之任漢身誤國貽患閭閻既懼且數之羞
無日不耿耿中夜也惟以憂國思你自拊鞠躬盡
更望仁人君子有志清時者共艱難而肯匡救因念

先生經濟文章歸於中外之望去歲專疏上

聞殷然勸駕如敢效博荐賢之名實恐行執弟子
之禮乃以

營園免笑金玉其音犀於其時自愧自疑緇衣之
如未誠白駒之繫徒賦在紙一再伸請商出處之
道似宜出而圖焉 君第念

太夫人春秋高矣君君戎馬倥傯遊方每宜得勿重煩
孝上之憂生平交友不敢強拂人情是以暫行中止

詔命在斯則未敢復告又所以體我

皇之意報然屬望者臣工之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也今
也不能不書抒憂悃懇乞

鑒憐敷風好而賦同仇以勵士夫之望蓋皖事棘矣
雖一晚也實居天下之中皖正定而天下之大局亦有轉機
矣前者孟羣躬歷行間不敢不仰體

高堂之意亦便漢求今數郡又安孟羣第遣將弁
分道進勅而自與中丞造密坐鎮高權治譜如

先生庶幾首末出其嘉猷碩畫輔贊不逮使至應
用人行政理矧練兵為大端整頓果舉此維志
去其鄉亦如荆南之與監邑竹使常通

後庭可慰昔月三年之效成并可以時省視是
國事有幸而家庭之樂事依然也本擬疏陳自代
為皖民建一長城因念

先生恬然負素節可以勢位相縻而以

先生之大才受此又莫不敢待為入幕之賓是以奉為

明倫彙編事件古人事高節紀敢相強累徵三聘代
有其人但

先生曾任秋曹非同徵士時方多難似宜循不俟駕之
義勿庸善為辭之人若踰年不赴雖以望

皇上倚闕之望必恐失人臣委贄之宜辱步不敢蒙推
荐之義名亦不敢避慢賢之口實惟

先生其審度之為多尚於三晝夜詳讀

樞言事之具綴知著洞鑒先戒措正施行正在今日也

不欲以空設幹濟也。長謹再備行貫，仍遺孝祀代
躬叩。迺詳述區區心恃之忱，頃因致莊蕙翁將

太夫人蘇水之需，業已安置，并可無煩。

篤念樞知荆郡生徒，不敢失人倫師表，然趨承

朝命霖雨蒼生，是亦所以教之也。專肅儀助敬請

善安臨楮，不盡主臣

愚教弟李五拜 為

再啟者士等仰蒙

大手筆為先人闡發，無光鈞之銘誅，或以有概

刻丹麻城之華若居臨時遷脫將原揆以
述夫古用軍中蟬蛻之象一夏之功勉乃揆
擬今得夫古可考之象以解第未識

先生處為有原底至特再傳聖德未留底
稿尚再復之出為耳 莊蕙尚黃祥豈

弟家學淵源亦有志女於耐首茲未識

先生作作冰人贊成嘉禮至再以年而信將

志也 弟居在左